

宰桃譜



序

承

報

天子命宰一方民社非甚不肖未有不盡心竭力期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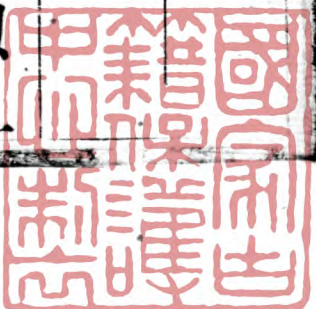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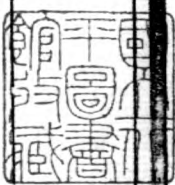
朝廷下對兆民者竊謂州縣繁劇尤須精神為之精神一

不振而錢穀簿書紛糾襍沓以一念疎玩致徵解不

清虧欠國課兩造久懸拖累窮黎者豈止什之八九

耶彼侵蝕貪墨甘心不肖者又無論矣桃在淮屬中

邑上有七院兩司三道一府四廳各憲公文日不下



數十袋袋或十餘條前蕭令有哀桃源行云生兒怕
上縣官堂一個經承幾處縛又云三十六件一袋封
片晷可來五六角非虛也地當水陸要衝西南數大
省及諸蠻邦出行入貢往來必經以故接應差使晝
夜聯絡解送逃盜銀鞘風雨不停錢糧雖尺地亦有
地丁夫折漕項麥折之各項邑多四方逃逋好飲好
賭好鬪好縊省角之爭殆無虛日嘻桃之爲桃亦煩
矣難矣不佞以菲材單騎赴任幕內無代割之庖几
側無識字之僕待罪八月而錢穀幸無混淆虧欠憲

件幸無遺漏訟獄幸無稽遲雖自任臆見未必動介
機宜而精神亦不稍留矣性本嗜飲兼迂贛不可回
過往貴豪數相忤以浮躁去官實爲情罪允當革職
後得謁 藩憲鄂公承面諭曰爾辦事勤操守好所
惜貪酒使性自取戾耳後須慎之戒之一念迂誠未
嘗不受知當事感且不朽在已一番做官精神亦不
忍沒沒無傳也譜成而爲之序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菊月蠡吾王之臣題于家之竹

軒

履歷

直隸保定府蠡縣民籍廩膳生

戊子科六十七名舉人

癸巳

恩科

殿試三甲一百十七名進士

雍正二年二月籤掣江南淮安府桃源縣又四

月初九日到任十二月十三日解任

目錄

勸耘

禁放畜踐禾

禁宰牛

親行講諭

禮高年

課士

抑豪強

護夫役

禁修淫祀

禁扶神

命案速結

解拖累

恤囚

接狀不拘時

准不准立發

准詞不差人不須票

免詞連

拘隨到隨審

盜不報亦究

稽察匪類

扳盜親拘

禁賭博

禁酗酒

嚴禁妓娼

禁霸領帖立行

革派丁祭

寬比限

勸比

免押催

還悞封

革收漕陋規

革承沉使費

位役儘解

均糧累

禁錮僕女

禁打大圍

賑火

事神必誠敬

弔先賢

儉日費

民情

文翰

勸耘

桃民于農惟知播種有數拾畝田者撒種任其自長
即各去駕船其應大家佃戶者又以地廣薄收為率
耘多不講習俗然也余以又四月初九日到任遍踏
郊原見田在草間蕪穢不治者連阡陌因竭力勸耘
公餘即野行凡遇童穉婦女執鋤去草各賞錢三十
文或四十文其傍隣有草萊論所賞人限三日來驗
歸傳隣家一時貪賞畏責遠近聞傳耘事大興

禁放畜踐禾

桃地瘠民貧每以畜孳取利此亦孟子五母二母之意所恨頑然無知一猪也每七八歲孩童趕十數餘縱放田畔猪易驚鬪然奔禾苗內彼孩童能多顧耶牛驢非猪比然亦須人照看每有十數頭分散禾苗內四顧無一人七月禾將苞時也公餘行郊每遇之爲喟然曰此苗一年勤動冀茲時成粒如此牛羊踐履其餘幾何總之地廣民稀大家毫不爲意事若甚微實關生養地方之弊習而不覺大率顛此因下禁示禾正長時不許縱放畜顛養猪者立圈打草以

飼放牛驢必須跟人違者杖責初民以爲不便久乃歡然共喻云

禁宰牛

罪業何窮殺生爲最殺牛更慘天子無故不殺牛謂其竭力濟農以養民命培邦本也桃土著多回回民胥化之又河漕兩營無賴兵丁多以殺牛爲生理先王父受禁于府庠劉學博舉家不食牛肉三世矣余見賣肉者輒痛疾之力禁稍止

親行講諭

講諭以興行易俗有司事也舊有

聖諭十六條

皇上矜念愚頑每以鬪毆罹重罪特勤

宸衷摘律內毆傷人命條頒行州縣以曉愚頑意至厚也

典至隆也桃好飲好賭好鬪每狀詞告打降者什之

三四新諭尤治桃急劑余念鄉民識通文理者少若

徒張掛通衢不惟愚民看解不來且以平常告示忽

過因令禮經承按各鎮繕成本分散各鎮諭約按

朔望集地方人于通衢先講新諭次講十六條又恐

諭約講說糊塗每公餘赴鎮親爲宣講

禮高年

擇無遺行年高篤厚者數人約與官接執弟子員禮

每朔望行香城隍廟謁神後齊向官一揖侍坐兩傍

使各言土俗人情吏治得失無隱或余親行講諭衆

高年隨至講所亦侍坐兩傍以爲民望講畢每諭之

曰爾輩素有德又年高身閒各將所講遇人輒宣說

一番亦風化之一助也

課士

家世業農先王父始以明經起家余力攻舉子業蒙
皇恩授甲科宰一方讀書固不悞人乎桃地瘠民貧
文運亦靡靡二百餘年一榜罕有地不靈耶人不傑
耶子謂何地無材惟人所倡因諄諄出示宣

皇上崇儒重科至意會集士子限以十日爲課期擇廟宇
寬濶處爲會所余署內供飲饌公餘必親往看之又
念寫遠入城不便者令士子各在本方立社余按期
送題收文猶在城也議定未及行而任罷

抑豪強

桃地有民哉遙遙兩河堤上下碁分而星布者非河
營兵丁則漕營兵丁也彈丸一隅文官衙七座城內
外聯袂而拍肩者非各衙書吏則胥徒也生監去什
之一富豪掛名潛身各衙門者又什之一二桃猶有
民哉惟荒郊僻壤矮簷頽壁露處于凄風苦雨之下
以作衿豪佃戶者乃真桃民也南方佃戶與北不同
若有奴主狀遇良主人則相安稍惡叱者則佃戶任
其吞漁凌虐莫敢言喘聞前此民或以土田鬪毆訟
者與兵丁訟則兵丁勝與吏胥訟則吏胥勝與衿監

富豪訟則衿監富豪勝其飲淚吞聲惟寥寥數窮民耳蓋印官稍欠主持則吏胥得以相蒙兩營得以相藐而同寅分上衿監分上又或暮夜之投蓮幕之誑不得不屈抑斯無能之窮愚勢使然也余值民與此輩構惟以理聽斷屈在彼直以桃屬民律之兵丁寅僚各不計當前執法爲吾民伸冤吐氣而止蒞任八月窮民安堵然而勢豪輩乃眊眊嘖有煩言矣

護夫役

桃之民苦桃之夫役尤甚水陸交衝西南數大省及

諸蠻邦出行入貢往來必經以故官舟使榜撾鼓而彌節者日無慮數十艘危檣修緯執朴而嚴催者動無慮數百夫朝喚夜集歲無寧日風冷雨寒晷無停時更有勒合之外越例索夫夫更無數夫不足則折銀銀不滿欲則朴夫綱之頭臂及銀入囊則又照例增夫未幾而銀鞘扛箱又自陸來也其越例需索與緯夫等官避置若罔聞惟舍此數夫綱吃罵吃打曉曉道側耳予潛行親見之嘗喟然曰此輩雖有工食其憊已極其餘能幾受打賠銀晝夜閔閔不至烏獸

散者皆朝廷福也心憫其狀因與夫綱兵經承約凡
差來盡稟官知務先要勘合實實照例應付有強梁
豪差勘合外需索者吾當挺身以例與爭自是從前
之添夫折銀諸措索一旦霍然然余之得罪往來亦
已甚矣

禁修淫祀

平地起祠律有禁愚人媚神求福不顧也洋河爲桃
名鎮有僧募化鎮人立社積金創建觀音堂監生某
舊有本家香火觀音堂已圯壞將木瓦賣與僧交錢
過不許拆移僧以霸告余惡其事不法未接僧以黃
紙揭書其事于通衢余喚監生並立社人追其錢且
將原社錢盡追之親赴洋河鳴金聚孤寡窮民分給
之罷其事

禁扶神

桃好巫無賴少年借扶神爲生理自名曰童子人亦
以童子呼之延至家男婦圍聚問禍福於風化大汗
余到任訪知力禁此輩歸農有犯者並罪延請之家
禮經承實圖其利後爲稟請稱打更候香此輩供之

今禁巫更可廢乎余啞然隨叱之曰無香不可打更乎此實關風化勿以多言取責其風稍息

命案速結

桃人好輕生自縊每月不下數十餘狀諄諄勸諭猶不止諺云鹽城好飲鹵桃好上吊習氣然也子每于命案聞報卽日往驗苟不至致命傷卽在屍場諭以告狀往返之苦盤費之艱或薄責或厚殮務使兩下平帖結局不待回署隔宿蓋一少待恐奸人乘間唆指且滑吏土棍從中詐訛也

解拖累

到任三四日有山東乞兒趙毆傷人命案前官問不服監內羈同來者老婦幼童女五十餘人余審時遍跪塔下哭聲震天地蓋彼皆山東就食窮民羈監日久幾餓且死矣又不知何日結余惻然心傷爲之淚流令一槩釋去專留與屍飲酒人姓趙者一時歡呼聲又大震趙亦感泣竟吐真情

恤囚

監有盜鞘毆命私鹽數重案久羈之囚兼遞解犯人

養病者予每食飯時念及心惻限三日五日一次親持錢進監各五六十文散之每諭禁卒打掃薰洗怠者必責

接狀不拘時

縣令爲親民之官民有隱情當即使上達不耽時不靡費雖不能治期無訟亦慎惜民脂之一端也若接狀僅按堂規遠者必須前一日到縣稍近者亦須夜起稍遲則過期投不上又得明日矣告狀可易言哉余早堂固有投文例然不拘定或朝或暮或在道有

狀轉接之免吾民俗城夜趕之勞也

准不准立發

一狀也今早堂投入隔宿明辰發之無論准不准來告者須明早候呼名曰領文因是遠者必守候近者又夜趕矣狀之准不准不可知而投文領文已耽閣吾民兩日生理矣甚矣告狀之難也予隨接隨看准行不准行各當前發付一時爽然

准詞不差人不須票

最黠貪者衙役持一票下鄉如捧上旨鄉愚任其狼

噬稍不如意挫辱百般嗟乎愚民偶爾構訟夫亦何辜遭此輩荼毒耶余使告狀者投子母二紙母狀係全文子狀僅寫姓名主語若應准卽以子狀付原告自拘不惟免胥役之索且免經承舉票之費蓋一狀也官批拘審矣而經承必不肯輕爲舉票有力者舉之速無力者舉之遲甚有有力蓋無力者官稍不察彼無力者所告且掩抑不聞矣甚有被告票出而原告之票猶渺然者是可笑也語云告狀難浪使錢蓋不准而廢猶少一准而層層用錢矣舉票權在經承

至票出付差人矣而差人又豈肯卽爲下鄉其待錢之弊與經承等總之爲吏爲胥各欺官以不察遂漁肉吾民以至此極也余惟隨准隨付而兩層需索不行矣

免詞連

健訟者每告一狀務牽扯仇家弟子父兄並奴僕僱工人使其株連多耗極爲可恨余每狀兩造並干証不過三四人卽羣毆兩造揀其要者亦不過六七人餘盡勾之

拘隨到隨審

前言告狀難催舉票催差人費已奢矣到縣求審尤不易兩家打點經承原差各如意原差乃答票經承乃送卷官見票卷乃擇日掛審期名曰掛訖自掛訖而兩造厚幸有審日矣至期官有他事又或事煩不及此一不及也乃淹淹不知何日于是兩造相爭之盛氣消散已盡各央經承差人行稟彼公人者非有厚利酒食又豈肯代爲周旋耶諺云一日官司十日了不得又云原告被告四六攤鈔此之謂也余痛懲

此弊凡告狀卽問告人里程幾許按里限期批子狀內且諭之曰爾拘到不拘早晚晝夜卽稟卽審一日有被告到而原告來稍遲 被當堂自訴予詰之理屈詞窮不待原告到爲杖責以去後予猶在堂上原告爭入門二門隸攔呼曰已責某人去矣一時觀者拍手稱爽

盜不報亦究

官惡聞盜盜愈熾况濱河輻輳之區奸宄尤易生平治北衆興集水陸交衝桃第一重鎮也東北隅有關

帝廟僧作木商頗有厚積某日有賊衆抹臉帶鬚踰
墻行劫第僧避事寢寂適會課一生偶言及余密訪
窩家盜類訪及數人皆一詞因于某日夕赴關帝廟
前設公案傳集老人卽北方練總問爾處向來有匪類否
曰無之問向來失事否曰無之噫異矣明明執火挺
杖肆意行劫而管地方者力諱將來盜賊伊于何底
耶余大怒傳僧到余先慰之曰爾修行人避事吾不
以匿盜責但實言無隱某日有抹臉帶鬚從某處踰
爾墻劫爾銀事果真乎僧叩頭余因顧老人曰爾言

無失事今如何且爾知窩主爲誰耶曰未知余曰爾
不知官早知之矣此處有某人乎老人愕然失對因
立將某拿到果招服後余解任歸父老爲泣餞曰自
關帝廟前審某窩一次此後桃人皆不閉戶而卧矣

稽察匪類

凡地方失事未不自本地人作線者每地方中遊
蕩兇狠不法之徒不過數人諄諭老人必于本地方
此數人着意稽察不時問其人何處去其家何處人
來姓名住址務相符如此則外盜不入內盜不出而

地方靖予待罪八月除關帝廟一事而餘更無警者
此道得也

扳盜親拘

衙役最貪最狠者莫過捕役每拘一盜犯百般拷掠
唆使攀扯恩實之家或稱起贓或稱搜贓或稱窩歇
任其訛捏拘一犯而犯之本家犯之隣佑親知慘不
堪言究竟賄飽而真犯反放歸無有此余做秀才時
親見也訪之桃邑亦復如是夫私下拷掠例有明禁
無奈官以爲完我考成陽爲禁之陰假以權又使耽

閣時日此輩遂無所不至矣余諭捕快苟獲一盜必
同盜隣佑親知注定某日某時于某處獲住按程按
刻到縣過限者一槩嚴究如此則爲時迫促拷掠唆
捏無所行矣至拘人可親行者尤不憚勞一日接武
進關文乃盜扳本治王家集劉某也余忽想此人盜
情真假不可知若徒差捕役真者未必不縱放且無
論真假而本人必受拷掠之苦本家並隣佑親知俱
被此輩虜沒矣因將文持入後堂隨傳從人速候赴
王家集時大水漂沒河堰衙役皆以爲驗水也至集

問老人果有劉某乃以實情告且曰爾真假可徐辨
吾此來專爲爾等免一番苦楚免一番騷擾也劉與
衆俱泣下

禁賭博

賭博者賊之苗其信然乎官之考成在是孰不禁之
第窩賭行賭皆無賴棍徒非厲法彼不知畏人亦不
敢揭也桃多四方亡逃賭風尤甚余下禁有犯者不
拘賭利多寡不拘老幼一槩重行杖枷兼追其地方
老人並隣佑父兄責以不察不揭之罪由是大家不

容其風立息

禁酗酒

桃地多種秫然人不知食秫止以爲釀具雖燒鍋有
嚴律不能爲桃禁也以故桃之火酒最多亦最賤雖
賣菜傭相接亦醺醺閱狀凡鬪毆自飲起者什之六
七攔道喊冤問之嘗多醉漢噫酒雖賤桃之錢亦難
矣一醉何如一飽耶一人醉何如一家飽耶厲法截
之又絕民貿易矣余諭酒家賣與飲者以四兩爲限
凡有醉漢衝官與以飲起訟兼罪賣酒之人自是醉

漢稀事亦稍省

嚴禁妓娼

娼妓關地方風化孰不知禁顧窩此輩者皆豪棍地
蠹彼不知畏法傍人亦不敢輕舉也官曰驅之民亦
曰驅之上下相蒙祇成故事衆興集商賈輻輳娼妓
尤夥余禁之不啻再三而窩者如故則少年豪胥爲
之地方老人無如何也後密訪姓名住址一一確實
使彼無辭厲法杖之乃大淨

禁霸領帖立行

湖內集市牙帖惟照舊例其新添新領者槩不允蓋
凡突出領帖突立行市者必無賴棍徒爭忿專利爲
之官得其微利而行霸一方許多不便矣且帖增之
易而去之難此輩猾乖無常年豐物快彼收其利稍
不得意彼逃竄他行徒貽懦弱包累又且帖多人衆
行家獲利有限大家增數以累買主皆勢所必至也
噫官之所得不過些須而流毒無窮奈何不慎始乎
治南大湖舊有牙帖成數忽有人攔道稱願領帖打
漁余曰爾自打之吾不禁今突來必爾將霸此一隅

不容他人也惡人生事應杖責之衆興集爲桃第一衝鎮然從無車行蓋兩河船載到此顧車者稀間有亦聽客自便耳其用車載者上有宿遷下有王家營故此處從無行市不知何物土棍突出稅立車行凡客自上下來者到此定攪亂一番大爲不便余蒞任未入境已廉知矣細問經承立行日講定每年送印官五十金余正色曰吾豈以五十金爲過客增指擾耶爲追帖禁之往來稱便

革派丁祭

春秋丁祭例有開銷成數官吞食不肯發不得不出票派累各行戶而此票又經承所樂舉快胥所樂承者于是派猪羊派兔鹿派酒帛果菽米紙來納者又以不堪入祭索使費奸吏猾胥學霸又爲之包攬官市閔然各行之賠累用者一而賠者奚啻八九他行猶可慘不堪言者屠戶應猪尤甚猪有數也官人稱之無數愈添愈不足則又有帮猪之說故屠戶一應祭而賣兒鬻女一家分離者比比余做秀才時親見以爲北方陋規不意桃乃更甚此一祭也在朝廷爲

大典在街市爲禍殃究皆印官貪匿些步須遂乃官吏
交爭以至此極也慢神虐民莫此爲甚余當八月臨
丁之期經承照例呈票余曰勿庸俟赴學議之蓋余
已有定見但恐包攬不行幫豬羊革去他官與衆生
相指耳及議革舊例各有難色余曰吾先發開銷銀
數但遣一縣前老人將銀合祭品斟酌買之以完大
典可耳屠戶各行分毫不動乃所以饗先師也媿萬
民之脂膏充一朝之供獻兒泣女涕聞者咨嘆先師
又安用之果意以行而屠戶行鎮各不知祭已過矣

開銷銀猶餘五兩零送學師以爲修學廢

寬比限

錢糧十日一比常例也余初亦然後思荒境寫遠有
五六十里七八十里到縣者比又多在夜分一比來
去已三日矣稍遲則四五日皆在道此比完而下比
又到矣窮戶僕僕道途安有催糧辦糧之刻耶且彼
寧無治家生理耶限半月一比分數不能減而日可
寬聊爲吾民節勞云耳

勸比

比限寬矣乃民性蹉跎辦銀艱難屆期猶有多欠分數者不容不怒然遽加杖責徒苦民皮膚于國課無補也責以法不如感以情因徐徐喚案下曰吾限寬爾欠如許吾不忍卽杖此限還須封之可自定封期或曰次日或曰三日余曰詐也爾離家有多少里銀豈現成吾限以五日民懽然旣定期若遽將欠數責完則許多者安能一鼓而成又與商銀數曰爾至期封幾何或曰完之余蹙然曰爾愚矣十五日不能封夢須五日能封如許耶吾與爾訂五日但完所欠三

分之二卽以爾爲良信矣民益歡然後果無誑者三代之直猶在斯民不信然耶若有先期完過分數者酌所完數歇比或免比一次免比二次乃更有免比三次者

免押催

桃舊例三班快手分押各里甲名曰押催蓋恐頑抗不納故以班快催之也然而戶長花戶爲所漁肉不堪言矣此輩麥秋歛麥秋成歛秋每到家延爲上賓每比期供其盤費甚有懦愚之民供應押催反較糧

數加倍者嗟嗟窮民脂膏幾何耶余蒞任將各里押
票一槩追之出示快手有私下鄉託言催糧者糧戶
喊稟嚴究時戶經承有難色當堂稟曰舊押催猶抗
頑不封今不催將如何余曰吾糧不須催也吾爲民
省一分靡費彼卽便一分正供必不負我汝徐視之
後又寬比勸比果踴躍爭納准十一郡而二年錢糧
比徵者惟桃較他郡爲多云

還悞封

桃尺寸地錢糧亦分四項曰地丁曰漕項曰夫折曰
麥折愚民茫然間有封此項悞入彼項者又有此項
已完猶封此項者比簿流水日收各一定經承不便
更改銀入櫃又不便外出恐合封不符帳愚民重賠
原自貽累由來久矣余比限時會有稟者余曰吾爲
民牧奈何賴使民膏驗封票過照彼買銀錢數還之
革收漕陋規

舊例收漕米一斛三攥內兩攥屬官外一攥屬斗級
經承蓋指使費爲名成此陋例又有色米一斛三抄
蓋米注解時方注兩手一捧放案上驗色斛半又一

捧斛將滿又一捧究亦撒倉中屬官民自鄉納縣未
有不加數以來者乃一到倉前更無顆粒以歸是可
嘆也木脚銀正項每石五分陋例五分外又明加二
分五釐亦云使費也至官管家斗級經承之使費又
在外矣余覩桃民苦狀將三撫盡免三抄亦各歸民
水脚惟收五分勾旗丁正項足矣一時納米者踴躍
恐後蓋晝夜不絕云先是余定此議管漕經承大難
之數以校斛兌糧取通關層層使費具稟蓋惟恐徵
兌不來累在伊也余正色曰事惟在人官收果一無
羨餘入私橐彼曉曉者又安懼之且彼輩豈各無耳
目耶後果大家歡然各諒予以畢乃漕務

革永沉使費

桃有永沉災一案相傳遂寧張先生目擊民苦具題
請蠲者也顧留冬涸一說蓋恐水地涸出來年可以
陞租每于次年上憲委官勘之印官出結此等苟遇
大旱之年未有不涸出什之一二顧隨涸隨沒不涸
亦屬石田故自有永沉案以來委勘不知幾次而印
官俱行出結未聞涸出某某也然而棍衿蠹吏勾串

捏指遂創成使費之名按永沉地戶徵比官亦利其肥已公然比較共有三百餘金已爲成例蓋勾串打點者使二百餘亦官得百餘也余到任正值勘元年冬涸時灾民恐余以新官不結余廉知其事慨然曰地雖沉没連年豈無涸出一二者顧朝廷豈與民爭此區區尺寸且目前偶涸秋水盛時未必不沒吾何爲不結以累此窮民耶結去而衿吏遂以使費請且告以利余余正色叱之曰永沉具題者督撫捐免大恩出自

皇上此使費交誰耶雖千金羨餘吾敢背

皇恩以私比耶吾印官惟有出結在若不允吾再結之耳使費非所聞也衿吏不敢言時結後亦未有駁父老見余出每舉手加額曰積年累弊一旦霍然已也至余解任而棍衿貪吏又以二年冬涸使費嘵嘵街巷矣灾頭等數稟余余亦僅附之長嘆

儘徵儘解

東南爲財賦之藪然亦頭緒棼如矣他邑不可知卽如一桃也雖尺寸地亦有地丁夫折漕項麥折之各

項比限時直令人心癢難耐徵解支無論侵蝕也卽一那借彼婪如者不更如敗絮之糾結難解耶去官者每以錢糧久羈不得脫然以行凡以此也余亦惶亦懲惟徵若干解若干支若干各按本欵幕內錢穀無煩一人而分毫不淆一旦解任亦霍然清楚

均糧累

桃地廣而荒數經河決又值歲歉民各就食他鄉將地盡賣富豪家時荒年但得一買主足矣若糧重富豪不要未有不稍留餘者于是地盡糧存本人或死累族黨親故代包而實種地者糧固無幾比限日凡拖欠者什之三四皆此類余爲心惻諭包糧人揭報原地果賣與何人喚至當堂各將原遺糧帶封步須以急國課以卸窮累不亦可乎

禁錮僕女

僕女雖賣于富豪彼亦人情也豪家使一婢子輒至二六七八猶不外聘又或圖利定要數十金緣主係勢家女父兄不敢言喘在女爲可憐在豪家爲可恨也桃地矜監之家各有婢僕道行每見二十餘歲猶

處女裝問衙役大約風俗與前所言等因出示凡使
女過十八歲許本父自擇夫家嫁之且爲定銀數不
許過索主人有指者喊稟究治

禁打大圍

治西北古城一帶人多勇悍好角逐舊俗每十月後
各村庄合聚數百人各執短棍搜兔鷄起大家圍來
各撒棍打之名曰打大圍此一役也亂棍交丟苟悞
中于人將來命案不可知一兔倒孰甘心推讓又爭
鬪所由起時雖三冬何如各尋生理余下嚴示禁之

其風乃息

賑火

桃民窮草房什之八九東關一帶草房相連適半夜
火起勢如燎原余往救之民間器皿糧食俱搬移城
坡上如山積頃刻比戶連屋一望灰燼哭聲震天地
嗚乎吾東關民亦何辜突遭此劫耶余回署耿耿不
能寐明早諭在城老人挨門將失火家造成一冊各
助銀兩餘以爲蓋房之資

事神必誠敬

有司蒞任謁城隍先師祀典以次舉行朔望行香豈具文是爲無非爲地方請命也若以故事漫不經意何如已之余每事神必誠必敬一切紙燭祭品務親驗惟恐不脩不潔神其吐之八月丁祭祭土地供有雞魚等狼籍桌上並無器皿貯盛經承以余門外行禮不能知也適禮畢平身望見之後杖經承時禮生衙役俱以爲過余曰禮房管何事慢神欺官罪奚追耶

弔先賢

劉真君墓陸遜墓俱在桃陸遜墓上修碧霞宮惟真君墓巍然可觀公餘或歲時嘗潔誠拜之

儉日費

居官最託便宜是儉之一字省一分日費少一番經營况任內從家持銀費用者吾見亦罕一絲一粟俱民膏脂可不慎乎可不節乎余赴桃主僕惟六人日支不過錢百五十寧在數內決不出數外衣惟布素非賓祭不動葷待罪八月而錢穀一無虧空兩站一無倒缺得脫手以歸者皆儉之力也 河憲齊公頗

珍余一日謂余曰爾衣服不應太儉恐人謂爾矯廉
奈何余深感之然性成樸素服華藻輒不適不易時
輒去之

民情

觀桃民乃益信三代之直秉彝之好未嘗一日
不在人心惟視爲人上者有以感動而鼓舞之
也余以涼德于又四月初九日蒞任于十二月
十三日解任所被于桃者幾何桃所感于余者
幾何顧乃疊相愛戴八個月中進萬人衣者五

次且爲掛斗且爲供長生位每一自問愧感交
集考他郡愛官者多編成歌謠遍貼省城通衢
吾桃民朴質不能文惟各輸其情于堂上以誌
官民相感之真焉耳

六月十六日爲余生辰前期邑縉紳弟子員進署以
製屏公祝請余謝以德薄兼桃地荒民貧不敢靡民
脂力辭去未幾士民競進請必製壽衣以祝余力辭
不獲曰士民果愛我請以布爲之費無多于體甚適
至期領之

邑侯生辰合邑公祝長例也乃過期八月十五日早堂視事忽有多人鼓樂導引直入儀門詫問之則三百名夫綱製壽衣以進也

九月初一日早堂鼓樂闕進如前則兩站棚頭馬夫等製壽衣以祝

十月初一日早堂又鼓樂導入則洋河鎮各行戶並紳士等進衣且掛斗于堂擡長生牌于堦余曰士民愛我過矣衣斗領之長生位何敢當士民譁然羣擡于治東南之三清觀

十一月十五日早堂又有鼓樂導布壽衣以進則賣草衆孩童歡呼踴躍數百餘人跪堂上曰兩站買草不減價不捐時所賴生活多矣此行每人惟十餘文聊以報也余且愧且感不禁潸然淚下

文翰

縣官爲封鎖衙門立有轉筒以閉內外也顧嘗謂有治人無治法是惟在人耳余性樸從不避嫌公餘輒出遊或與吏人語性嗜苦蔴菜桃濱河遍地皆是尤肥美簿書閱暇嘗偕從人采之

成俚聯暨外署各柱

素咬菜根時時挖菜不爲褻

每切民計件件急民豈憚勞

爭道河陽花景好

寧知桃地菜根香

敢云訟簡刑清無事且與吏人共笑語

漫道心勞政拙有閒卽出郊外一遨遊

五夜每自推報朝廷安在答百姓安在

寸心無他想榮父母幾分留子孫幾分

桃水陸交衝羽書紛集如星驛馬奔馳似雷前

蕭令修誌有哀桃源行云生兒怕上縣官堂一

個經承幾處縛又云三十六件一袋封片晷可

來五六角不虛也余當盛暑時隻身蒞任每三

鼓而卧未鷄鳴而興計二百四十餘日殆無虛

夜吁甚矣憊解印心閑神靜此夜乃齁齁酣睡

日出三竿矣坡仙云無官一身輕余改云無官

一身快非身嘗者不知此味也移署內東院燈

下拈成長句

冰競凜凜矢貪泉似水臣心自昔年解綬幸能離苦

海焚香早可告青天夢遊弱水蓬山外身在琴堂蓮

幕邊時居三堂左側書院自處原非匏繫客逢人屢屢說歸田

任前每應差使接各憲差官毫無委曲吏人諸僚友每勸曰功名不易何妨遷就為之余曰做一日官于

心過得去足矣官罷歸田分也

署事常州府督糧廳馮次韵

生愛移封得酒泉漫教陶令擅當年惟知快意供酣

飲不論無懷與葛天韵遠名標塵世外身輕余改東坡句云

無官一身輕卧穩白雲邊時署事將到余移居署內東院工房貼新聯于堂柱云高踞在

白雲深處故律內云然羨君早擬歸來賦從事西疇數畝田

蘭陵翁杏林次韵

祇飲靈城半掬泉清風胡便不逾年余以又四月初九日到任十二

月十三日解任一官敝蹤原無我三韵新卸幾問天懷抱酣

勦詩夢裏乾坤笑傲甕頭邊瑤笺好並離騷讀墨滓

飛香出研田

其二

休訝長鯨吸百泉先生應用酒為年正平踈放全無

地太白風流別有天脫却蝸名空內外睡餘蜜味徹

中邊熙時不作秦源避惟任滄桑幻海田

東海石崧菴次韵

新詩小傳落 泉逸興看君不計年滿腹清真無量
酒一身輕快個中天寥寥知己塵寰裏漠漠浮雲幻
境邊寄語儒流投筆硯也從高隱去耕田

効力河汎陽丘張爲衡贈

春晝花飛滿縣香桃源今日勝河陽萬家煙火泉流
徧野桑麻雨露蒼載酒門人多問字停車稚子共
牽裳懸知仙吏雙鳧近太史先應候建章

靈璧廣文桃源李贈

我公穎異擅雕龍欣奮雲衢萬里程弱冠看花月殿
遊鸞棲暫借息飛翎淮濱煩劇治維艱從容游亦解
庖丁發奸摘伏照冰清清以渭兮濁以涇四知明日
謝苞苴蒲鞭示辱施寬刑萑符屏跡盡爲良奸胥妻
非畏神聽醇乎撫字勤催科脂膏纖悉無侵零羣知
仙令遵嚴訓欽承面命如雷霆牧民盡自孝思出秉
公約法爲遵行指日聯飛頌紫誥同歌借樂飲金莖
樅陽遊人偶遇淮安邸舍贈

字林詩
澄清亦弗爲人知一片冰風心自持吏議何曾掛齒
頰沉于山水困于詩

桃源庠生陳穎贈聯

但知報國心如鉄

不管憂民髯點霜

解任後移居三堂左側東書院署印將到工房

貼新聯于堂柱其句名爲新官實有所指一一

錄之

更無塵俗到衙齋高踞在白雲深處

大堂暖閣柱

現有神僊居省署漫訪問黃雀遺俗

政期簡刑期清不妨稍長庭前之草

大堂前柱

守以義動以禮何必頻敲堂上之柳

霹靂手中翔雨露

監門

圓屏影裏沸漚歌

余問工房爾對何人所作答以邑庠生陳諱大
受者余延見之道貌偉然古君子也

寄柬

前桃源儒學訓博今効力河汎陳

凜四知之寤寐爭傳鉄面冰心望五耀之文旌合邑
引領拭目

署河營守備顏

撫治斯方尚未兩月而仁政仁心播揚人口卽古之
循良未能若是弟忝居同城得覩盛化榮幸何如也

淮安府稅課大使辛

廉潔自守兩袖清風一縣頌神君萬民歌父母真堪
欣羨

靈璧廣文李

布寬嚴以爲政酌因革以愛民時和世美坐淡月于
琴堂廉吏清風福蒼生于衽席真千載難逢之佳會
也禱切何以

前任薛

桃邑被弟矯養風俗之類幾于莫挽寅翁以剛毅之
資果斷之才整頓而更張之下車兩月間遂令豪強
斂跡熒黎其蘇乃知威克厥愛非才力不及者所能
髣髴其萬一也愧甚羨甚

吳縣縣丞趙

駕臨蘇郡得親龍光恭聆賡誨徵之士民口碑足見
名下無虛堂臺善政清操造福桃源者佇看澤沛寰
區矣

前宿虹廳今陞海防廳康

久仰山斗未遂瞻韓昨弟查勘工程至衆興集一帶
欣聞道路傳頌芳名善政洋溢足徵才守兼優爲地
方造福不淺弟自當逢人說項也敬羨敬羨



